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
蘇洵明允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

明治十七年改

同官印



二城

同官印

二城

同官印

中華書局影印
藏書號
番號

八

八

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渝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

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行文必須有破的中要害處。此說到隱諱之後。轉使後人疑祖宗有不可書之事。乃破的中要害處。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歛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

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察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爲忠愛之大者。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徃者慶歷初。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効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諸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

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徃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

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徃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鳴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以上逐脣脫卸折入歐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呼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

居宋八家文譜卷一
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
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
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
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
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迫視執事之文紓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
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
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

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
之態陸贊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
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
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
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
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
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
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
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

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者。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

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未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王田樞密書

名況

古人作文。極爭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比水木之有源頭。根昌黎後。老泉時有之。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之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穢天。棄天。我之罪也。穢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穢。而入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五

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惄不怍不汨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

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了。因乃太重。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究所謂道者只是能文而已此策士之習不可爲訓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大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作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故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棄天也。天也。用明繳。

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

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褻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喪光燄。并喪志氣。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潴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陸賈成。田中生。序。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蛇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引漢事以實之。

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點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轍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

橫益切銳。素不復禮也。

墉而宣功。與壞同岸邊。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睭昧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以上論兵。驕之患。之榮。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此詰解。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儲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為樞臣
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
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
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
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
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益多殺必至激而生變
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
段輒見其快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
而擇取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
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
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
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
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
漢昭即位休息百後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
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

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
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
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
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
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
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
已困窮。必不可據。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暮背自輸。於是威之以
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
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
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

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
者。如此其深。而無生時仁儉。而後世之後。欲專侈靡。
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
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
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
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
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
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
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
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

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王目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此意。又隨手補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可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

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僵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

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
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悱惻。足以動人甚。

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

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悱惻。足以動人。

禮原於天
本於人心
之所安此
不從儀文
上說祇見
其粗老泉
害道者多
不必以純
熟求也

禮論

○起。飄忽。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
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
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
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
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
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
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

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

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

不之上有何列二字

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耻。而所以使民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

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瀰漫六合。是爲宇內。健觀。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明。是。客。意。不大。段。說。禮。為。之。饑。不無。意。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
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轉關互比。數語。
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熟。熟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說易以為之幽。是主位。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
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又申說雙收與起處照應。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
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高功義弓
國禮養官師
司四北百方
北言卯兆
四曰弓兆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扱。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句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為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樂論
禮。作。法。與。禮。論。同。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樂論
禮。作。法。與。禮。論。同。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之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五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凡章吻合。此與孟子事親從兄事兄之心則禮。

儲同人云離奇天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見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爲入神。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甚而禮益敗。申明圖益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即孟子論禮必推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到盡頭處乃轉入活路也。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讐。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呼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

鹿門以爲說詩愈支抑亦固矣。

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此篇重變
不重權。
前半行文
似少關鍵
文可不存
因六經論
中不可無
書故錄之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

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

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間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置罿罿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

古帝王光
明正大處
都看作機
械而其文
自佳當分
別觀之

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變。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爲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爲醇儒。正在此處。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道。位。公。私。字。是。關。鍵。權。字。是。綱。領。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五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

徒曰猶謂空言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

通出書爲魯之書賞罰是曹之賞罰爲一篇大旨從前詰問撫爲此處

以周公不得已攝位例夫子不得已與魯

尋出大源
頭來

周公亦非
天子因借
桓文之假
以推出周
公心存王
室見必當
與公之意

唐宋八家文選 卷十五
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

讀禮記
唐宋八家文選 卷十五
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違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

如吳越春
秋蜀漢春
秋之類乃
經薛傳之
體類乃竊其
名元

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五惑焉。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東萊云。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生。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此篇意多而不雜。

曲盡以盡之。大聖論中。此篇為第五。

韓文公之蘇軾之昌黎。一脉上承四樂。而陳又得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

蘇洵明允著

後學沈德潛確上評點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寢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也。其義。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字不

周易家言

卷十

三

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

貶當作褒

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貶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

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覽覽然冗且僭。則善矣。

二篇作經以斷史。引史以証經。儒者尊經而輕史。此王安石反其說。訾春秋爲斷爛朝報也。如作者言。始無偏重畸輕之患。文之簡切。應從孫吳氏得之。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提綱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拔闥於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

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儲云後人史斷吹毛求疵舉一而廢十者多矣安望其不廢乎此遷商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鄆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猶亦或庶乎其

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前漢平帝

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檢束嚴整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遷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識亦實有過人者也然

唐宋八家文選卷十六
史論下
非讀史者明於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沒於粗心
人者尠矣。被老泉拈出知史漢二家猶得春秋遺
意。後劉知幾蘇子由但集矢二史者猶一偏之見
也。

或問子之論史。鈞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
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
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
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
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
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
以破碎汨亂其體。若於舊文外別立新言。恐失之謬。
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齊魯晉
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

張晏曰漢武獲麟司馬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錦。縠。衣。服。之。
責史記末。然而論作文之法不可不知。
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納。之。以。爲。服。則。綿。縉。之。
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爲。太。史。公。又。
官名亦不得以是議之。
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
固。沒。虎。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
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
太史公漢猶
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踏。
遷。宋。古。人。之。文。之。意。亦。母。庸。過。訛。
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日。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
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
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

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
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
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
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
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
明。直。諒。概。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妻。胡。概。之。列。女。李。善。
王。忳。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
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
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
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

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曇之失也。壽之
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
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
能然之勢。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比壽之失也。噫。
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曇譏固失而曇益甚至壽
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
也。

論未必皆當。然讀古人書，正須如此搜抉，庶無眼光不到之病。

六國 樂書之二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疆接。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宋與契丹。只是增幣。未嘗割地。也。然遠見可卜其漸。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審勢審敵。

篇暢言之

唐宋八家文選卷十六

卷十六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之齊人。未嘗賂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燕有三晉為蔽。故後之效也。非用兵也。未的。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謹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

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亡也。論與子由篇相同。而筆力遠過。○末段積威之所。劫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能豫見。

亞父高帝

權書之一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疆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

高祖之智

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事見前呂氏之黨嘗為安劉之計引此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謂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

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革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僥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六

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搜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強臣用周勃以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爲証此皆老泉深文益嗇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真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爲持

平矣此意須知

平生集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襲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

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的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通篇主意全在賢者用明。而舉齊威之事以實之。
聖人之誠明。一語撇開。全不說。及此終是本領鬆
也。然其設喻之快。惟蘇家獨擅。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
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
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
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從說字中又分出五項。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之謂。國策觸龍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貞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脇項

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鄖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劙太息范睢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輶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

周易卷之六
老泉
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
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
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
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
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
不得以從橫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以直慙殺身。
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母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

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間也。

卷之二

諫論下

○承上篇說入是賓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若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狀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抑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知雅道玉達謂之康
六達謂之莊

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
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
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
此三代所以興也。未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
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巵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
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
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
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諫者
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

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
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
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
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
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此正論吾以爲天
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
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
乎。巨入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

程子來有子也
弗殺、武之無私、故節也。猶舊
累也、而大震也。

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譽之妃稷葬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鳩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鳩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呑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下。

聖人也。夏之衰。不祥之訛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葬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之。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棄之之訛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大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之。豈惡之哉。楚子還。不惡異。註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據毛傳以折司馬氏鄭氏之說。如日月當空雲霧解駁。此種文有關經學。黃小輩宜早誦習之。使怪

異之說。不先踞於胸中。

廣雅八家文詩卷十六

卷十六

三

管仲論宋 譯桓為威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先用。空領。
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急緩以受之。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閔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能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儲云。次說威公即誅三子。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間。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

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鮁以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前文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實詎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辨姦論

虛籠起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暉而風礲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用實筆正。是累通。本佳。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子言行錄作臣虜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居喪者面深黑。一語中介甫之病。因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知言之名，悲夫。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荆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在人言人靜而幽音移事不可不曉
陳先生之義猶不無入靜處出子詩更見其古來
詩言多是粗大詩道人知之
其詩如歌如舞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
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
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如火如荼

